



李海眉著

我雖然失去了李海眉的《寄天國裡的母親》，可幸還存着他親筆簽名的短篇小說集《女皇》（香港松柏出版社，一九九三）。此書為三十二開本，厚一六七頁，由兩套設計封面，包含《三代戀曲》、《愛的折騰》、《尋妻者》、《女皇》、《疊疊曲》、《因果》、《試金石》……等十二個短篇。

李海眉在自序裡，說他喜歡寫歸僑父子間衝突的《三代》，寫他因失戀而大病的《因果》和考驗愛情的《試金石》，但卻偏偏以寫得並不出色的《女皇》作書名，很可能因小說中女孩的清秀可愛，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中，而夢寐難忘吧！

出了三本創作後，李海眉很少再用筆名李海眉發表作品，一九七〇年代他轉向中國現代人的探究工作，那年我主編慈幼會的青年刊物《青年良友》和《新天地》，他不單經常為我撰寫文學家的傳記，還交來不少他任教張祝珊中學學生的來稿，使我的刊物生色不少。

退休後下居三藩市的李海眉，在人物傳記的研究上收穫甚豐，曾出版《中國現代六百作家小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七），四集《現代中國作家懷舊》（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九至八二），近年還有兩集《香港作家懷舊》（香港科華圖書公司，二〇〇〇及二〇〇四），均為水平甚高的工具書！

### 李海眉的《女皇》

許定銘

### 梧桐信息

劉荒田

今年春上，我特地到市政廳廣場去看梧桐。那裡的梧桐樹，整整齊齊栽了兩大片，活像士兵的長方形隊列。在這個城市住了許多年，無數次經過亞洲博物館、圖書館和形如白宮的市政廳，幾乎每步都要把目光投到梧桐樹。不過，多半隔着車窗，相距太遠，印象不能不模糊。今天卻是步行，從另一條街道看到這片空疏的林子，便奔過去，隱隱地，帶著憑吊的意緒。其實，不是看異國的樹，而是溫習心裡深處的意境。「梧桐兼兼細雨一，一披黃昏梧桐院清秋。」梧桐在古典讓風樓樓的喜樹，青濛濛的枝幹上，一直寄生着我的幽思。

平時，在遍栽梧桐樹的加利福尼亞街，夏天看慣綠色色驚張的喧嘩，但不知道它的芽何時冒出。這回曉得一光：早春三月，仍舊是殘忍的月份。梧桐樹，點光禿禿的，連一醒綠芽也沒有。象腿似的樹幹，各各支撐着幾叢枝椏，頂端一律彎曲如拳。我一棵棵地看過去，它們無一例外地向上高舉起抗議的意象。旁邊的別類小樹，卻不以為意，還自巽巽地地着，意態自巽巽地地着，卻把斑駁的梧桐映襯得更加蕭瑟，在櫻花成雲的春天。梧桐的開葉，綠起來是汪洋恣肆的，可惜，在夏天太張揚，秋一到，便急急忙忙地謝幕，那搖搖也真夠氣勢，一地褐色葉子，邊緣捲曲，在風裡滾，似一戰亂中的難民。

這麼看來，梧桐是頗具傲骨的，誠然，它以早凋著名，一葉落而知天下秋，蕭瑟的始作俑者是它；然而，春和景明了，百花盛開了，它偏傲着，不逢迎，不趕場，眾人皆醉我獨醒，不也是可貴的風骨？

原先以為，對於四季嬗遞的消息，梧桐是最敏感的信使。其實不然，梧桐只管秋冬之交，要想知道冬何時到盡頭，卻要問雪地的梅。

我在沙地上緩緩而行，忘記了是哪一年，曾經和一位朋友在這種漫步，那是九月，梧桐的鼎盛季節。可是那天忙於交友，沒留神葉子如何招展，樹影怎樣婆娑。想着，一股子淒涼從心間漫開，天也知趣地暗下去。下次來，梧桐該披新綠了。

## 英金融海嘯中的就業曙光

王亞蘭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令英國的銀行業、金融業、製造業及其相關的行業受到全面重創，在八至十月的短短三個月間，超過八萬人失業。據經濟學家預測，在未來的一年內，將會有六萬名金融從業員陸續失業，令全國的失業大軍激增至一百七十多萬人。

經濟陷入低谷，就業之機越發顯得彌足珍貴，就業曙光在哪裡呢？廣開就業門路，創新傳統職業，挖掘更多的就業機會成了當下刻不容緩的工作，市場人士表示，英國的就業市場，進入了全面的調整時期。

面對龐大的失業大軍，英國的教育系統、醫療系統以及軍工等系統，紛紛乘勢而入，將海外招工的目標轉向國內市場。據了解，目前醫療系統有一萬個空缺需要填補；軍工系統有六千職位需要補充；教育系統急需一批中、小學數學教師、中小學校長、校工以及外語課程的教師等等。

倫敦的奧林匹克中心成為了目前失業大軍最為垂青的就業地方之一。據該中心人才招募負責人介紹，他們目前正把握時機，向社會進行人才招募，當初曾一度擔心兩萬個建築工人的空缺難以填滿，曾經考慮過必要時到東歐國家進行招聘，照目前的經濟局面而言，國內有大批技術良好的建築工人足以彌補這個空缺。

英國著名的「國民託管組織」（National Trust）在近召開的年會上表示，未來五年間，會在該組織屬下的景點創設新的就業之機，為年輕人提供培訓和就業機會。

「國民託管組織」創建於一八九五年，是一個名副其實

的慈善組織，該組織以保護全國的名勝古蹟、海岸線為目的，目前有二百多幢豪宅和花園、二十四萬英畝的郊野以及五百多英里的海岸線列入該組織的保護之列，旗下擁有三百五十萬會員，每年約有六千多萬海內外遊客到其參觀點參觀、度假。

在去年的八月間，該組織首次在英格蘭的多塞特郡的史特蘭區創設了第一個馬背牧牛的工作機會，三十歲的麗莎女士擊敗三十五名競爭對手，贏得了這份年薪一萬六千英鎊的工作。

麗莎表示，從事護士工作多年，一直想找一份與動物打交道的而已，雖然周末也到過家中附近的農場做工，但都是兼職而已。八月間當收聽到電台播放的招工啟事的廣播後，即投上自己的履歷表，最後獲得了這份工作，感到無比的自豪。

麗莎女士每天騎着高原小種馬，在一千八百英畝的荒野中驅趕十五頭紅色多塞特牛。她指出，這份工作具有一定的挑戰性，她要在寒冷的天氣中驅趕牛隻，不過，由於她擅長騎馬，每天的工作有如訓練般，有苦也有樂。

「國民託管組織」負責人表示，除了繼續選點提供更多的牧牛就業機會外，目前正在有計劃地擴大郊外茶園兼農家茶餐廳的經營範圍，讓遊客欣賞英式美麗花園的同時，還可品嚐到當地農種植的新鮮蔬果。除此之外，餐廳使用的牛排、羊排以及低度酒均出自當地農場工人之手。

位於肯特郡的古堡花園是「國民託管組織」的其中之一，目前出租予一對英國夫婦管理，管理人員除了經營茶園外，還要經營農家餐廳，生意非常火爆，回歸大

老周和我在一個系裡教書，同事有三十年。他比我小三歲，我原來叫他小周。有一次，他忽然生氣了，嘆道：「幹嘛叫小周？現在老的才吃香。」原來，那一陣，學校正分配住房，要按資論輩來分。小周資歷不夠，落了空，正在惱氣。此後，我就改叫他老周。

老周是上海人，當年考入一所知名大學。求學期間，「文革」開始了。離開大學後，被分配到洞庭湖的軍農農場勞動。在那個「革文化的命」的年代，我們這個學校的領導頗有眼光，認為這批「洞庭湖的麻瘋經得起風浪」，抓住機會，從其中挑來了幾個好苗子。「文革」後，學校恢復招生，他們幾位都成了骨幹。

老周讀書很有一套方法。他向我介紹，讀一類書，為了方便記憶和整理，最好找出一本為「母本」，再把其他的書裡的精彩部分摘抄到母本的空白處。他說量子力學寫得最好的是巴黎大學的一本教材，他就以它為母本，把另外七十多本書摘來的東西寫在它的邊邊角角裡。我知道，那個量子力學是不好學更是不好教的。有時，碰到一個學問，你已明白解題的思路了，只是要用筆寫下來，也得花幾個鐘頭。老周為了做習題，收集學生寫過的試卷，用它的反面來做練習，如此的草稿紙前後用去了幾十斤。所以，一般的難題是難不倒老周的。

每隔上幾天，老周就要來我家走一趟。他一坐下，就開始講。大部分時間是他講，我偶爾插話。集中的話題一般是又讀了什麼書，有什麼心得。有時也談點別的，從九、一——到菜籃子。他對學校的領導常有微辭，講得興起時會說：「如果我是校長，就……」我對他的理想藍圖，能理解，但很少支持。我經常提醒他：「可是，你不是校長呀。」於是老周不再講下去，悻悻離開。但老周從不見怪，過了幾天，又會來交流。

老周是堅持「述而不作」的，他認為他肚子裡的學問全是從書裡讀來的，用他的話說，是「剪刀加漿糊」，根本談不上什麼發明創造。要寫那種抄抄去抄去的論文，他不幹。老周教學認真，被學校定義為「十佳教師」，只是由於沒有達標的論文，直到退休時職稱也不能到頂，儘管他的學生輩紛紛捷足先登了。

工夫不負有心人。耳濡目染，老周的兩個兒子都成了同齡人裡的佼佼者。大兒子是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的博士，小兒子是美國加州大學電子工程的博士。做爸爸的能取得這個成績，讓不少人驚羨。

我和他先後退休，但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並沒有完成。按照本地的民俗，當孫輩出生的時候我們都應當支援。老周夫婦最近從北京「出差」回來，因為未滿周歲的小孫女要請他們照顧。他告訴我，北京有三大好處：一是大白菜便宜，二是公交車便宜（但堵車嚴重），三是街頭公共廁所容易找到。我問他，什麼時候去美國。他告訴我，正在辦簽證。

「搖呀搖，搖到外婆橋。外婆請我吃年糕……」我不知不覺講了幾句小時到外婆家拜年的話。雖然很輕，卻隱隱感到了馬老先生似乎亦在聽。

「老先生您想到甘蔗了，這是好事。要不要報告下總理呢？」我忽發奇想。我知道周總理一向愛聽馬浮，呼他為表叔。一九五七年周總理來陪都重慶，首伏羅希洛夫來杭州時，還特意偕省長沙文漢陪羅羅希洛夫到蔣莊會晤馬浮。當然，我這樣的目的，還是在報喜，希望總理能施以援手。

「唔，這倒沒想到！」湯叔方答。經過一番斟酌，她終於走到床頭，把建議悄悄告訴了大姑

告別會後，馬一浮骨灰被送往餘杭縣五常公社黃泥嶺安葬。一九七七年馬一浮逝世十周年時，我在清明節陪湯叔方上黃泥嶺給安撫在青山白雲間的馬一浮墓碑的除文塗上濃濃的黑漆。之後，浙江省政府辦公廳舉辦了追悼會為馬一浮平反。當時，湯叔方因政策未落實暫且寄居在我家中，我們收到了梁漱溟以後學發來的唁電。詞曰：「千年國粹，一代偉宗。一九九〇年，我與姜亮夫、陳訓慈、沙孟海等應邀參加了建於蔣莊的馬一浮紀念館的揭幕典禮。可惜湯叔方這位終身未嫁的大小姐，此時已經作古安葬在異鄉姑蘇了。」



英國政府在各大城鎮設置的「求職中心」，每天吸引眾多失業者的光顧。

王亞蘭攝

### 一本《魯迅傳》

魯人

一直很喜欢魯迅的作品，進而對魯迅的生活經歷，及所生活的時代背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除了把學校圖書館有關魯迅的回憶錄，及相關的研究資料。這類書中史料價值比較大的是魯迅的親朋好友的回憶錄。但這類書多為舊書，書店早無蹤跡。有朋友告知市內有兩處古舊書市場，於是雙休日便有了直奔之處。

一天，在一處書攤發現了一本裝在塑料袋裡的《魯迅傳》，一九四六年開明書店出版，作者是一名叫小田岳夫的日本人，譯者為范泉。向書攤的主人一問價錢，立刻覺得高得有點無法還價，猶豫了一會兒，雖有些不捨，還是還給了書攤主人。再逛別的書攤時，總覺得靜不下心，眼前一直晃着那本書的影子。想着那可能是一次失去了只有後悔的機會，還是毫不猶豫地折了回去。

終於，捧着書回到家，便小心而迫不及待地翻開了早已發黃的書頁。估計這本書在當時很受讀者喜愛，因為它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版，七八個月後，一九四六年四月便印刷了第三版。而我所得到的這本則印刷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以後，因為譯者在書的第二頁魯迅像背後寫有「謹以此書獻給夏尊先生」的字樣，落款時間是一九四六年八月。書店總編輯夏尊剛去世不久。再看譯者代序言寫的《關於〈魯迅傳〉》，更為自己的果斷慶幸。從序言中得知，本書雖為日本人所著，卻是中國第一本成書的魯迅傳記。在國內，之前大家會希望由茅盾來完成一部魯迅的傳記，但茅盾終因對魯迅的前半生不熟悉而未敢動筆。這本書百餘頁，八萬字左右。

讀過之後，覺得除了幾段文字在其他書中未讀過，其餘史料價值並不是很大，書中所採用的資料大多取於魯迅的著作。可見當時作者手頭的資料極少。不過想想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一位日本人能收集到的資料恐怕也僅止於此了。另外，出於對當時歷史背景和環境的考慮，譯者在翻譯時又有有所刪節。這使我們無法全面了解作者的觀點，這也是一個遺憾。但作為六十年前的本傳記，它還是讓我們看到了當時人們對魯迅的熱愛和尊敬。

這本書的封面設計，端莊且樸素。中間一條紅色豎線將封面分為兩部分，右半部為紙的本色，靠上印有黑色的魯迅木刻頭像；左半部為黑色，豎排「魯迅傳」三個紅色帶白字鈎邊的宋體字佔了五分之四的面積，然後，上面橫着兩行白色小字是作者和譯者的名字，下面橫着四個白色小字，為「開明書店」。書的扉頁上以頗漂亮的鋼筆字寫着「本於故十，廿五，卅六。」及一枚陽文硃砂印章，想來是茅盾的第一位收藏者。不知這位六十餘年前的購書者，今日在何方。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應該是一位魯迅的崇敬者。不知這本書經歷過幾位收藏者，歷經六十餘載風雨，紙早已泛黃，封面的兩角也都磨損掉了。但整本書仍很完整，沒有人為的撕扯，甚至閱讀者也沒有褶角的惡習。

### 馬一浮之死

樓達人

馬一浮是位了了八十餘年書，不只精通儒釋道等傳統文化，亦熟諳海外典籍，中外醫卜命相雜著的大師；是自己會開藥方會選藥方會擇地而居的；亦是對死看得很坦然，說過「他日青山埋骨後，白雲盡是兒孫」，從不受封建迷信影響的達觀之人，超脫之人。何況在這草率人命的大改革年代，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死是遲早的事。

果然，過了五六天，李劍鳴要我趕快去醫院一趟。

湯叔方在病房外焦急的等着我。對我說：「大姑婆不行了。你趕快去通知這些老人，請他們來與先生告別！」白紙上寫着鄭曉滄、王駕吾、饒慈受等等的名字和地址。鄭曉滄是馬一浮母親，杜威的高足，浙江大學教育系的創辦者，時任杭州大學副校長；王駕吾是馬一浮入室弟子，一九三八年馬一浮應竺可楨之請以國學大師身份在流亡中的浙江大學開國學講座，梁漱溟為「亡天」的立心「四句教時，已是教授的玉駕為其道德文章感動，非要用他為師不可。但這時他們亦正在被隔離鬥室中。於是，我蹬着自行車北至道古橋下新買門把紙條上寫着的人家跑了個遍。

臨行自然不遺忘病房最後一面馬一浮。他並沒啥大變化，亦沒像一般臨危病人鼻裡嘴裡腹中手上插着這個管那個針，神色清秀而平靜。似乎正沉浸在與熊十力、梁漱溟當年西湖坐而論道，跟陳獨秀、蘇曼殊等唱和錢謙江吟弦歌不絕的美好回憶。

弘一法師圓寂前留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以求，咫尺千里。問我何適，亦爾忘言。杖屨春滿，天心月圓。」馬一浮晚年每逢生日亦必作偈告別親友的留言詩。他一九六七年《擬告別親友》就這樣說：「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形神隨聚散，視聽絕希夷。濕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臨禪揮手罷，落日下地爐。」其視死如歸之精神，可謂與師同工，只不過一個是出家的方外人，一個是在俗的佛學家而已。

馬一浮在過完國曆兒童節後的六月二日與西湖惜別。大家在蔣山門殯儀館為他送行。沒有花圈，沒有哀樂。他靜靜臥在鮮花叢中。我們圍着他緩步一周，肅穆而莊嚴。哲人其萎，夫復何言！